

蒲公英

介紹一所問題兒童學校



公英閣小札

記得我將屆六十歲時喜得第一個男孫，重男輕女這是中國幾十年的習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條清規鐵律，束縛在中國人頭上好幾千年了，說是男女都一樣，這只是自欺欺人的遁詞，是那假道學之士的自我安慰。

我有一個老朋友，聚了個兒媳婦，他的兒女親家只有這麼一個掌上明珠，他的親家的父親與爺爺都是一代單傳，到了他的親家手裡打破了幾代單傳，只生得一個掌上明珠。我那身纏萬貫的好朋友，對此總是耿耿於懷，他的掌上明珠有了男朋友，他的男朋友有四個哥哥，一個妹妹。

他老兄，有一個想法，希望他的女兒能多生幾個孩子，最好多下男崽。能有一個繼承他們的香火。

於是他提起勇氣與親家商量，他親家也是個明事理的人，只是要求第二個男孫才給他們；於是就此達成了協議，皆大歡喜。君子協議已成只寄望他們的兒女婚後努力耕耘了。

話又說回來，我那這一個男孫，是個好動的小孩子，長到五歲才發現患有兒童自閉症，老伴與兒媳婦到處找醫生，找學校。如今已是個人高馬大的小伙子，可惜，自閉症沒能得到有效的治療。

老伴與兒媳婦找遍了整個大岷區，那小

東西也上過二、三間學校，都不理想。

小孫子愈長愈高大，我與老伴退休在家照顧總是感到力不從心。有時發起脾氣，沒有人能制服得了。最後總是找到了一間位於計順市的寄宿學校，再來找到這間學校之前，走遍大岷市，有好幾家寄宿學校，除了收自閉兒童還兼收很多患有毒癮的癮君子。有的學校一個月就好十幾、二十萬，不是我們能負擔得起的。

天可憐見，皇天總算不負苦心人，最後找到了這間學校。

該校校名叫CHILD'S WORLD，座落在計順市一條不是很重要的街道。學校面積不大，以前是普通住宅，寄宿生只有二十幾名，非寄宿生大約不下十名。校長是位有著中菲血統，古道熱腸的老婆婆，與我同庚，是七十六歲。所幸她的兒子，對這學校也頗感興趣，她的大孫女課餘閒暇也常來校幫忙，算是後繼有人。

每年都舉辦學員表演節目籌款大會，今年假座菲律賓大學某校舍，整個劇院座無虛席，希望能籌得一筆可觀的款項。

該校收費便宜，校長辦校不是為了牟利，也不能總是捉襟見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可惜籌款活動也未能籌得可觀的經費。

學校太小，未能引起社會的關注，CHILD'S WORLD的未來，很不樂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2024年12月10日

老油條

十五個美國無家可歸城市 (四)



談天說地

第十三個是俄勒岡州尤金 (EUGEN OREGON)。尤金是美國無家可歸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每10萬人中就有432人無家可歸，這個複雜的問題對社區產生重大的影響，缺乏經濟適用房，庇護所容量有限，以了人精神和行為健康資源稀缺，導致尤金有超過3000人無家可歸，其中每晚就有2000人沒有住所。截至2022年一月在2696名當中有25至69歲的無家可歸成年人中約44%即是1188人患有長期患有無家可歸症。總體而言尤金73%的無家可歸人口沒有住所。這是全門或最高的比例之一……？

第十四個是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 (PHOENIX ARIZONA)。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目前大約有9642名無家可歸者，使其成為美國無家可歸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雖然鳳凰城是們古受歡迎的旅遊勝地，有沙漠植物園和駱駝背山等美麗的景點，但在這些迷人的風景背後，隱藏著一們古今令人丁人安的現實，生活成本的上升和不斷加劇的住房短缺正在惡化，該市無家可歸危機使許多低收入

居民難以找到負擔得起的住房。此外亞利桑那州正面臨嚴重的鴉片類藥物流行，有超過2000名州居民死於鴉片類藥物的過量。一種強大的合成鴉片類藥物，芬太尼的興起加劇了這場危機。亞利桑那州衛生部報告說，平均每天有五人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這一驚人趨勢使鳳凰城的社會挑戰更加複雜，加劇了全美各地城市正在努力解決的公共衛生和住房危機……。

第十五個是加利福尼亞州的薩克門托 (SACRAMENTO CALIFORNIA)。薩克門托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首府。以其政治的角色，豐富的文化遺產和美麗的自然風光而聞名。雖然，這個城市被認為比該州的其它大城市更實惠，但薩克門托也不能倖免於日益嚴重的無家可歸的危機，大約有9281人無家可歸，儘管與舊金山和洛杉磯等地相比，薩克門托的生活成本較低，但它仍然面臨嚴重的住房短缺，這加劇了該市正在努力解決的社會挑戰，特別是無家可歸問題，所以我們深層掘挖出美國十五個無家可歸最高率的城市……。

(完) 稿於2024年12月7日

莊文成

《記者生活的回憶》(六)



特稿

讀書會存在還不到一年，就碰到所謂宿務ABC組織，即讀書會被軍部搜查，十數名無辜學生被捕下獄的事。這對我們是個大衝擊，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把讀書會解散呢？還是等待軍部來抓人？

就在這時候，我們會所斜對面，一直閒置的一間房間，突然，有人來租用，門前還放著一個落地的大鏡，我們這邊出入的人盡入鏡中，經過調查，租用的人是個國民黨的特務。顯然離國民黨要對我們下手的日子不遠了。

在一次長達二小時久的會議中，經過一場強烈的爭辯後，才決定化整為零，解散讀書會。

聯誼會在白色恐怖主義籠罩下，敢大搞愛國活動，另一個原因是當年的國際形勢在突變，中美關係已有緩和與解凍的趨勢，馬科斯總統為奪取先機要在美國人之前，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意向很明確，這對我們的活動是很有利的。

事實上，聯誼會開始時，是搞一些照片展覽，「第一夫人訪問中國圖片展覽」是聯誼會文藝組跟國家新聞製作傳播中心的傑作。和放映中國電影。會所還設置兩塊乒乓球桌，讓學生們放學後，打打乒乓球，再來是組織婦女組和組織兒童組，當年如果是星期天或假日，當你踏進會所，就可聽到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的嘹亮歌聲。

那個時候，人氣很旺，會所經常聚滿人，大家都爭著找事做，有一個中國少年體操團是應黎特蘭書院的體育主任邀請來菲訪問表演，沒有人接待，聯誼會的一些會員，在洪宗凱先生 (已故) 的介紹下，就主動來充當這些體操員的導師。

還有香港東昇足球隊，為了跟菲國足球會搞好關係，爭取菲國支持中國早日進入國際足球協會，也應邀來菲訪問比賽，由霍英東親自領隊，聯誼會也主動跟菲足總配合，擔任半個東道主的責任。

這些，都是在雜技團訪菲前的事。

兒童組的兒童，如今已長大成人了，有的當母親，有的當祖母。她們很幸福，當年疼愛他們的「阿媽」烏倫，如今還健在，身

體還好！

聯誼會的婦女組，一直是聯誼會重要的組成部份，它設烹飪班教導和照顧年幼的兒童組兒童。後來，「聯誼週刊」出版，她們在發行工作上，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聯誼會初期的另一支主力軍是些文人、藝術家，如王文言、蔡煌、丁平來等，他們為了介紹中國，不論是照片、剪紙、集郵等展覽工作都全力以赴，有時工作到「三更半暝」。至今，這些人還念念不忘莊鼎水先生，因為他經常在這個時候，帶來些燒包、燒賣來慰勞他們。

那次，在倫禮查菲國家圖書館的大型圖片展覽「我們的緊鄰——中國」，是他們配合總統辦公室屬下的「國家新聞製作傳播中心」人員，經過二天三夜的奮戰的戰果。

聯誼會初期的「外事」工作，是靠二個矮子，一個是楊世涼，另一個是我，世涼是當年眾議院議員羅禮斯 (Luis) 的誼子，我是「小總統」克拉克的誼子，如果國民黨想用我們的腦袋去當「祭品」，得先看看我們背後的人，所以，為正經事，我們有持無恐，敢橫衝直撞。世涼比我更早淡出聯誼會，當「和尚」去，在菲華志願消防隊總會活動了一段時間後，現在菲律賓總醫院代表慈善堂免費贈藥給貧苦菲病人，救苦救難，行善之心，跟和尚無別。而我退休後，無聊，飲咖啡聊天，後再無聊，搖搖筆桿子，賣文。

聯誼會的聲望，當商總的政治傾向還在徬徨時，如日中天，後來發展到全國有分會小組卅多個。

活動範圍擴大了，費用自然也相對激增，以前管財政的吳家祥有句口頭禪「錢的，沒有問題」變調了，「錢，成了大問題」。說到錢，錢實在是一門相當深奧的學問，當年聯誼會開始活動時，誰也沒有想到錢的問題，一味政治掛帥。當時有一位在深州養豬致富的殷商林秉昭也想參加聯誼會這股熱烘烘的愛國活動，就通過友人，申請加入為會員，並樂意獻捐一筆現款，作為活動費。結果這項申請，在聯誼會的理事會議中被否決了。

後來，聽說林秉昭先生就用這筆錢，另起爐，組織菲華友好協會，同樣展開愛國活動，聯誼會又多了一個關係「不甚密切」的愛國盟友。

(未完待續)

謝如意

藍啊藍



心底流雲

我走著老路謀著新篇，伴隨輕鬆自然。抬望眼，沒有仰天長嘯壯懷激烈。映入眼簾的是一角晴空藍啊藍。幾縷閒雲野鶴般的白雲，好像一群早游的小蝌蚪，被藍藍的天空吸引著成群結隊流連忘返。

藍啊藍，這是能安慰人的顏色，但它絕不是油漆工師傅手中提著的藍塗料，而是一種因為很高很高又沒有濃重的烏雲或太多太厚的白雲的遮擋而給人們的視覺感受。

藍啊藍。不僅僅是因為很高很高無窮盡無遮擋的，而且也是很深很深看不透的深藍的海洋。人們不知道某些「水有多深」，那就看看能給我們藍色的和諧安慰否，否則都是扯淡。因為水再深無非是藍的，什麼其他顏色理論跟它都不沾邊。

藍啊藍。不是有許多人曾經鄙視和嘲諷某時代人們的穿著是清一色的藍嗎？其實，天藍海藍你不嫌，或者歌唱或者下海打魚熱鬧非凡滿載凱旋，何苦對藍色服裝如此厭倦倦感？藍啊藍，你不像黑色那樣沉重不堪，也不像紅色那樣火辣鮮艷，但是，穿上你樸素淡雅。你也較不像白色那樣容易招惹航髒。你像深深大海雍容萬物，你像無垠的藍天任由龍鳥飛船自如舒展。

我們沒有忘，所謂藍色其實也不是清一色的，至少我們還有陸軍同胞的草綠色的軍裝、我們有海軍同胞的白藍相間的服裝。尤其是，如果我們真的是那樣的清一色的簡單，那怎麼會有給嬰兒包身子的美麗多彩的「百寶衣」？！那裁剪造型多姿，七彩斑斕相映和諧，可以給嬰兒保暖助力更可以避邪。試看今日還有這種傳統美好的貨色嗎？至少我好久再也沒看到了。

我好久沒再看到那如同七彩陽光的由小小的不同形狀的布片織就的美麗多彩、寄托著美好祝福的和諧吉祥的「百寶衣」了。而我不想見而卻屢次看到那些故意把好好的褲子的膝蓋等處弄破的破褲了！在我睦日結

舌之間，我懷疑以前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不是因為穿著樸素清一色，或者有的還衣衫襖多打補丁才有那樣特別強的戰鬥力？如果真的是那樣，如今時尚穿破褲的人兒，也許在作戰時可能成為不可小覷的特種兵上前線作戰！？

藍啊藍。藍天下有個白髮蒼蒼的微駝著背的老大娘，在路邊脫下鞋子，左手扶著鐵欄杆自在做著早操。雖然我不知道她是「五男二女連胎來」的造福人，還是也可能只有或「單刀赴會」或「二嫂過關」或「三請諸葛」的孑息寥寥無幾，或因某些原因她竟然是孤苦伶仃等。但是，我堅信她這種挺身獨立自強不息，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可敬和時尚，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老大娘那自強的身影也是我心目中的一角晴空的藍啊藍，是特殊年代矗立的特殊的藍色的豐碑。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長壽快樂！藍啊藍。在我心目中的一角晴空的藍啊藍裡，還有那最近先後兩次對我主動笑臉相迎向我招手打招呼的素味平生的老大爺 (比我大不了幾歲吧)，我至今都不明白我何德何能有這「艷遇」！當然嘍，有些絕非偶然的好事，有時也像不速之客與我邂逅，比如有的老師能夠突然發自肺腑地說多想再讓我去聽課！那種誠摯和信任之深情，固然是金不換的藍啊藍！

藍啊藍，您像一個搖籃，伴隨著生活孩提純真無邪的夢搖晃；您像一輪太陽，溫存著學步青年青澀而潮濕的心；您像一雙通天的大手，親切撫摸著無數數中老年曾經風霜而未必都顯滄桑的止行。這是感天動地的生活情詩，也是淡定自我的秋水文章，更是珍藏著人生過客的千秋畫卷高懸！

藍啊藍。當我剛才拍攝朝陽的時候，我知道不能直視之以免刺眼；當我此時坐在「獨秀」石上稍微逗留身披陽光溫暖的時候，我也知道冬不坐石以免涼，人出來了要知返。藍啊藍早安！

2022年10月20日早課間早安於廈門海邊

賀彥豪

今生最愛你的人是誰



特稿

早晨去公園晨練，每天走過美食街的時候，總是看到鄰街一家小酒店老闆的老爸正在還沒有開門的店裡就忙得不可開交：打開爐灶添煤、提壺燒水、洗切食材、刷鍋、燉姜母鴨，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進行著，閒著，他才搬出茶几坐下品茗。看他很忙，打個照面，寒暄幾句，有時我忍不住感歎道：「哎呀，老兄，你年過花甲也該退休了，人生短暫，別太辛苦，該放手就放手，讓孩子自己來經營可以很好嘛！」老闆老爸憨厚地笑著：「沒辦法啊，能幫就幫，幫的是自己的孩子。現在的生意難做，我總不能袖手旁觀，看孩子花錢僱人，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做點事情日子會好過些！」

看著老闆老爸對兒子的疼愛，聽他言之諄諄之意之殷殷，言談中流露出一份至愛親情。我的腦海中忽然跳出《勸孝歌》裡的一

詩句：「母苦兒未見，兒勞母不安。」可不是嗎，今生最愛你的人是誰？懂我的人不說便知，這樣的至愛親情，其實都是扯不斷的牽掛；這樣的至愛親情，不僅僅在於長輩還是在於晚輩，都是打不散的一種情感！

在風晨雨夕中，在每天接送孩子上學的人群裡，我看見有一位滿頭白髮、遲暮之年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她小心翼翼地騎著電動車，載著一個小女孩按時來到小學校門口，等到小女孩平安地走進校園之後才放心離去。我有點疑惑不解。載小女孩上學的老人是她什麼人？接送的家長們是一支充滿愛的隊伍，遠遠望去，就像川流不息的車流，人流交織中的一朵朵浪花！有一次趁著接孩子放學的逗留時，我問老人：「你是孩子的奶奶還是姥姥？她父親、母親一定是很忙吧，看你也年近古稀，每天接送孩子累不累？」老人微微一笑，神態平靜地說：「她是我的孫女。孩子的父親早就離世，她母親年紀輕輕不願意和老人一起住也走了。沒辦法啊，

能幫就幫，幫多少是多少，幫的是自己的孩子。願我們多活幾年，等到孩子長大了，我們也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其實愛的方式有很多，它體現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而失獨奶奶的「隔代親」就是愛的一種體現。正如《勸孝歌》所言：「有子且勿喜，無子勿勿歎。」它讓人感受其中的幸福滋味。

我認識的一位老年朋友，她丈夫早年去世，她含辛茹苦養育了一對兒女，孩子長大成人後，又為兒女建家立業，一生為了子女真的是嘔心瀝血，直到耄耋之年。今年她回國返鄉辦理遺產之事，兒子匆匆辦理好手續就回去了。她本想在國內安享晚年，哪知兒子回家了很久也難得打個電話來關心一下老母親，若有來電也講不過兩分鐘。而女兒更加可「恨」，前年把老人的一筆幾十萬退休金偷偷取走了，過後她才知道是女婿唆使女兒干的。老人告訴我：「老弟呀，沒辦法啊，誰叫他們都是自己的

孩子。」耄耋老人說的是，即使是兒子的「不孝」，女兒的「不孝」，但在親情的面前，作為父親、母親應該是微笑著的。你說，今生最愛的人是誰？贈你一言「母愛之愛，春天常在」。

往事不堪回首。在生活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留有些許遺憾，於親情、友情亦或愛情。有句話說得多好啊！世界之大，芸芸眾生，萬事皆苦，唯有自渡，人情冷暖，唯有自知。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